



丁玲研究

STUDIES IN DINGLING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丁玲研究

STUDIES IN DING LING

中国丁玲研究会编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8. 长沙

〔湘〕新登字011号

丁 玲 研 究

中国丁玲研究会编

责任编辑 罗灵山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13.375印张 334千字 3插页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

ISBN7—81031—199—9/I·014

定价：7.30元



1946年在张家口

目 录

丁玲母亲自述.....	(1)
繁华梦.....	(3)
幸 生.....	(42)
余 生.....	(67)

丁玲书简.....	陈 明注释 (132)
致陈明.....	(132)
致穆长青.....	(135)

丁玲及其创作

——《丁玲文集》校后记	陈 明 (136)
缅怀与祝贺.....	张靖宇 (145)
丁玲及其创作的世界意义.....	姚锡佩 (152)
为人民大众的文学奋斗终生.....	杨桂欣 (163)
战士形象	
——记丁玲在前线	雷 加 (185)
茅盾论丁玲.....	丁尔纲 (196)
论丁玲对左翼文艺方向的开拓意义.....	林伟民 (212)
洞见与盲点	
——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女权思想.....	毕玲蕾 (231)
女性自我意识与女性美学	
——丁玲女性文学研究	万直纯 (244)
对“丁玲现象”的社会心理学思考.....	龚发甫 (254)

试论丁玲新时期的散文…………… 叶培昌 (271)

永不凋谢的美

——试论丁玲的记人散文…………… 张文刚 (282)

无题谈：涉及丁玲的散文《彭德怀速写》

——在全国第五次丁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牛 汉 (292)

前进的脚印 升华的轨迹

——读丁玲《陕北风光》、《访美散记》…………… 万平近 (297)

在困难中显示伟大

——读《风雪人间》和《魍魉世界》… 胡青坡 叶 颖 (310)

探索“莎菲型”女性美

——读《魍魉世界》《风雪人间》有感…………… 陆文采 (322)

心之颤动

——丁玲《风雪人间》与杨绛《干校六记》创作心态

散记…………… 宋西顺 (333)

性格清彻 音调宣畅

——丁玲两部遗作的风格…………… 华济时 (348)

论丁玲的文体风格…………… 叶昌前 (360)

丁玲的群像体小说…………… 张如法 徐明霞 (375)

丁玲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特色…………… 吴秀青 (389)

论文采、侯忠全形象的美学价值…………… 王建中 (411)

编后记…………… (423)

丁玲母親自述

今天乃民國三十年正月十二日避國^亂居鄉村知非莊四無鄰居庭院寂寞而雷^外山水極暢胸懷無盡可看無入可談何以消此永晝迴憶往昔如夢何不將經過六十四年^之事實能隱記的寫出從一歲述至六十四年以年記述分為三段
第一段仿小說之名稱曰繁華夢第二段謂之幸福生第三段曰餘生
主作雖則以年記一人之經過而內容却極複雜寫時代之變幻與各^種的新奇雖無可現亦有可驚可嚇之處其記入情風俗社會教育時代改革文化之動興等類亦復不少惟因主學識淺薄不能用文字裝點存留於世^者甚希望而謬述只不過年若無事實欲寫一二苦痛留與後人作為紀念耳

〔编者按〕 这是丁母蒋老夫人于抗战期间避居乡村时写的关于她1—64岁的自传文，是我国一位早期妇女运动者的自画像，也是研究著名作家丁玲的弥足珍贵的资料。为适海内外学人之愿，丁玲的丈夫陈明先生惠予我们首次全文刊出。在尽可能保持原貌的前提下，我们对书稿作了如下技术性处理：一、总拟文题。二、原稿为竖行，繁体字书写，未句逗。现予以标点断句，横排，把繁体字、异体字、俗写字改为简体字，通用字。三、每岁次之后，加〔〕号注明公元纪年，并提段。四、原稿因形近、音近错用的字，现有其字的，保留原字，另加〔〕号注明正确的字，现无其字的，径改过来；个别明显的衍字径行删去；脱漏处加〔〕号补充或说明；难懂的方言字加〔〕号注明通行的字。五、原稿中个别双行夹注，现排成单行，加（）号标示。容或有疏漏讹误，欢迎指正。

今天乃民国三十年正月十二日〔1941年2月7日〕，避国乱居乡村知非庄。四无邻居，庭院寂寞，而窗外山水极畅胸怀。无书可看，无人可谈，何以消此永昼？回忆往昔如梦，何不将经过六十四年之事实能记忆的写出，从一岁述至六十四岁，以年记述，分为三段：第一段仿小说之名称，曰《繁华梦》；第二段谓之《幸生》；第三段曰《余生》。主体虽则以年记一人之经过，而内容却极复杂，写时代之变幻与各种的新奇，虽无可观，亦有可惊可吓之处。其记人情风俗，社会教育，时代改革，文化之勃兴等类，亦复不少。惟困乏学识浅薄，不能用文字装点，存留于世，并无甚希望而谬述。只不过年老无寥〔聊〕，实欲写一二之苦痛，留与后人作为纪念耳。

繁 华 梦

一年〔1878年 光绪四年〕

七月秋，产曼于古州官署。时太守公五十有二，复得此最幼之女，甚喜。因梦游古刹，于佛座前拾曼陀〔陀〕花，顷刻变幻，似梅非梅而醒，故名之曰曼，号似梅，以示不忘。曼生下即乏乳，又未足月，居母怀只七月，身体极其弱小。而太夫人生产过多，抚育精力亦来不及，只得雇奶母抚之。

次岁〔1879〕

春，太夫人饮于同乡蒋家，酒后戏言，竟将幼女许给伊三公子。太守公不以为然，说：吾家乃清寒士族，攀此富贵家子，悉他日若何？恐误我爱女。母说即〔既〕已许诺，不便番〔翻〕悔。假使自己有能力，命运佳，亦无所畏，好歹听其自为，吾亦了子平之愿。

三年〔1880〕

期满升级。上峰以太守公长吏才，令名冠群僚，调抚南蛮。眷属难于携随，惟有送眷返里，自家上京引见。彼时太夫人复举一幼子。时曼早已断乳，呀呀学语强步矣。交给用多年的一老嫗带领。因缺奶体弱，食物难消，渐成痞疾，医药无效。延至

四年〔1881〕

春，竟双目失明，淹淹〔奄奄〕一息矣。太夫人与老嫗均哭泣，准备衣物。忽来一邻妇，说某处占课极灵，何不试求？母遂命人往，卜课云：向西十五里，有一不行时之村医，服一帖即好。于是照课而行，果然灵验，日有起色矣。

五年〔1882〕

大姊病故。母氏悲哀不起，思念过盛〔甚〕，大有疯魔之状。时父仕于外，来信命二姐入赘，家人纷忙，母亦渐忘忧矣。

六年〔1883〕

春，接外祖母来奉养，又接一教书先生来教兄侄等，曼亦入学发蒙。然因身体苒〔荏〕弱，母师均听其自便，不加管束。季秋，母送外祖母返里，并携幼弟去，家中陡现寂寞，二兄忽然生病，其势甚凶，嫂姊焦急万分，欲差人去接。而彼时交通不便，虽距离只数百里，往返需月余，若隔重洋。等得母回，兄病以〔已〕早好。

七年〔1884〕

居孀的长嫂病故，遗有一子。母哀痛较前尤甚，于是竭力抚爱孤孙。侄比二兄要长三岁。下季，二姊产小孩后生病。母极忧惧，忙迫中携二兄幼弟与曼三人往。因相隔有数十里，住了月余，将二姊母子亦同接回。这月余的作客，却便宜了我三人，真有趣味得很。伊家前临市镇，后近乡村，屋子又大。有高山，有平原，有溪水；又逃掉学堂不念书；又不看见那恶面的先生；妈妈又不来管束。我们不是在前面卖〔买〕东西吃，不是就在后面捡石头打水泡玩，或赛跑跳高，乱喊乱唱糊〔胡〕闹。因此处四面皆山，有回音，更加兴趣。又无人迹，胆子也大，好玩极了。那里还记得家呢！回来要过年了，而且每到过年时我总要生病，玩也玩不得，吃也吃不得，讨厌极了。等得人好，年也完了，又得进学堂了。

八年〔1885〕

小弟弟亦上了学，他很跳皮的。那个先生姓胡，我们背下都喊他做老虎。他真恶得很，看见他打一个小学生，最多不过七岁，拿起毛竹板，照头乱打，血都打出来。那小孩性子本来也倔强就是。这个先生，我也实在有些看他不得。还有一个大点的学生，家里想是开铺〔舖〕子或是送了他什东西，我看他读书不得

比谁聪明，偏偏伊那们〔么〕喜欢他，对他的面孔也就很好看得多了。对这些均免〔勉〕强。最可恨的，对侄侄特别的严励〔厉〕凶恶，每回命他背书，背整本的四书、《左传》，不准停止一下，或错了回一句，头上竹板就打下来了，甚至于罚跪在太阳地里读，不许吃饭。我母或找人讲情，或自己面会，还要说几多好话。背下来又抚训孤孙，每侄被责一次，我母眼睛就要肿一次。还有一回，记得是四月的天气，日子几多长，把一群学生关在屋子里，乱喊“子曰”“子曰”那些声音，读到中午时，都没有多的力气喊了，就嗡嗡的好像唱催眠歌样。那天我的眼皮实在撑不起。我心里非常之气，精神陡然增涨，赶忙把书读熟，将工〔功〕课交清，放学出来。这个老虎真很〔狠〕。二姊又不在了。我记得他们均长的好看，大姊是现在时代的美，面孔是长方形，眉眼极秀，高高的身材〔材〕，有曲线之美；二姊是古式之美，面貌若瓜子，肩削腰细，轻盈婀娜；三姊是个娇小玲珑，头发极黑而细长，真古所谓乌云也。然均聪明能书，其中要以三姊为最有干才，能诗文。四姊则纠纠〔赳赳〕有丈夫气，不爱细微之事，身体亦高大，外形朴质，内实聪敏，孝友温和，弟妹等都不畏他而依附伊。至我则身弱，加之受了天刑缠足，惟有避强亲弱，人家不理我，我亦不理人，（孤独之基始于此）。家里人口很多，我只与一婢玩。他大我六岁，生我那年来。他极遭孽，没有父母，为婢所卖。他最爱读书。放了学我就教他的书，他教我做小鞋玩。这就是我一个伴呢。因我们与两房伯母共居，他有兄嫂姊姊侄男女媳侄孙等，顶小的侄孙与弟相差不远。为人口过多，分居好些，于是各觅新地。我父已久仕在外未回，那两房的兄侄亦仕于外。吾母持家极严，又勤俭，敬上慈下，事祖母极孝，教子有方，克己待人，惜老怜贫，真不亚于古之贤母也。新居乃一栋小房屋，就只我们一家，没邻舍，大门外是一敞坪，较前旧屋好多了。大人因为搬家忙去打〔了〕，失于照应，我身体素

弱，竟受了热，发热动了惊风，病势很〔猛〕，失了知觉，数天水米不进。母拥抱于怀，常以脸试其热度，夜深尤〔犹〕不舍放床上。四姊在旁煨药，伴我之婢亦立母椅后，均默默无语。我不觉陡然清醒，通体清凉，张眼见此情形，甚以为怪。自觉从未受母如此之宠爱，心里说不出的愉快，喊声“妈妈呀唉”，见我母顷刻现出笑容，念了一声救苦救乱〔难〕观世音菩萨。从此不吃药，好了。因生病而尝着慈母的甜爱，至今回忆如昨，尤〔犹〕在母怀恋恋不舍。人生仍〔任〕何之宝均不及慈母的爱，“妈妈呀……”病好了。未久，适逢敞坪唱戏，乃《精忠传》的全部。其中情节，启发人之性灵处不少。内有不省的，三姊就为我等详述。于是一放了学，即围着三姊要伊讲书。这一来使我们又掉换了一个新世界。到得年下，妈妈与三姊忙着清算帐目，每到深夜不睡。而出进的客人，均是些短衣面黑，其粗率异常，来聚合总在夜间。吾悄问四姊，这是做什么的，伊说是乡下人，来卖田的。

九年〔1886〕

正月，母将侄之作文与伯叔等看，都说很好。先生反将原文改得不通。于是把他送到一著名学者处看文听讲，伊亦是父之学生。殊不知侄之病早已种在身上了。去岁，母已与他订了婚。二月，母因去年年底伤夜受了寒，又操劳过度，未曾修〔休〕息，忽患喉症，势甚危险，饮食不能进。一家惶急万分。续弦之大姊荐一时医。然所开之药方非常霸道利〔厉〕害，亲友均不敢主方。幸母心地清楚，且素晓药性，深明医理，自己决定要吃。病人吃了药，合家诚惶诚恐，静默有三小时之久。彼时我坐小凳于门后，痴呆呆的直视，心怦怦的乱跳，一声也不响。至点灯时，想是危度已过，母以〔已〕醒，做手式〔势〕要药吃。拿灯来照视，内泡已现白色，大众稍安，赶急煎药奉上。次晨能饮薄粥矣。养息半月后，身体始复原状。三月夜间，侄忽然吐血。合家

均起，母惊吓到极点，连夜赶医生，用各种之丹方，始将血暂止。从此病势日增，或吐一二口，或微咯，面色淡白，饮食减少，精神不振，医药无效。到五月，发子午烧。每深夜，母不睡，焚香求神，避人暗泣，不使病人知道，两鬓日渐白矣。延至六月，骨瘦如柴，晕厥数次而亡。母哭倒数次，几不欲生。时予姊弟牵衣围绕，哭喊“妈妈呀”！真是伤心惨目。我母没法，只得节哀，整理一切事务。至七月，未婚侄妇要效古礼望门吊孝守节。母请善辞令者道达己意，百搬〔般〕开导。伊决志不听，若不允许，惟有绝食轻身〔生〕。伊母兄为欲保全他生命计，情愿送来。五七时有一二亲友相送到我家，至灵前换白服上祭，哀哀欲绝，观者无不下泪。我母见此情形，悲痛到极点了，泣不成声。一生之精神，大伤其半矣。九月秋，四姊又病失红，状况与侄一样。吾母惊魂未定，复覩〔睹〕此情，心胆俱碎。惟有日夕求祷，延医吃药，至冬月尾，竟离尘脱壳矣。母连遭痛苦，惟日夜哭泣，百事不理，小孩等惶惶无主。不日，父命人来接侄赴南，寄回川资，令开正动身。母见此信，痛上加痛，想父只身在外，多年未回，况年已六十，若悉此情，怎经受得起？到〔倒〕不如全眷赴南，或彼此解忧，并送三姊如〔予〕归，以了子平之愿。

十年〔1887〕

春二月，合家离此故乡，乘民船而上。走了廿余日，经过若干的滩险，见了不少的水光山色，饱了我好多眼福。心里觉得特别的舒服，好玩得很，天真烂漫〔漫〕，从这个仓里爬到那个仓玩。又不念书，并且离掉那恶先生。我确实有点恨他，他这时也同我们一道去，威风不是前那样凶了。妈妈心里也不快活他，我向来懒得理会他的。不久，已到了起旱之地址。那时交通真不便，衣箱被包是用马驼，男丁骑马，我等坐轿子。一路早起夜宿，按站而行，见了些山蛮〔蛮〕峰岭，田野草屋，人类服装不一。

唉，我好幸运，却又换了一个眼界。大概〔概〕走了十来日，到一个省会，修〔休〕息两天，另掉换轿马。于是又度乘轿的风味，非常的有趣。小孩子坐轿，最合宜的打瞌睡。我则不然，两眼不住的上下左右看过〔个〕不了，口里不是读唐诗，就是剥包谷米吃，下雨我也不怕，〔下雨〕有下雨的好，天晴有天晴的好看。常时还没亮就起身，或者黑了还未到住宿的地方，灯笼火把都准备得有。因站地有远近，路有崎岖，或者太早，则村鸡犹唱，大队人夫已披星戴露上道了。最令我担心的是，红日未曾出来，在云雾中走着，四面均望不见什么，又没一点声响，万一失足掉下处〔去〕，怎样得了呢！真怕人哟！此时的我，一切都忘记了，只觉得那口小心捏得紧紧的，呼吸皆无，要等到太阳出来，大雾收了，我那小灵魂才归身。轻轻的叹口气，方觉得两手酸麻，哈哈，原来是拉着轿杠的。唉，撑着的两腿也硬了。这下我得好好的来快活快活。啊哟，此地之田较别处不同，是与山一样，又像楼梯，就是开的花也不相同。沿途看见的花亦不小〔少〕，颜色各样均有，黄或暗色，然而都是很香的，现在此处之花，却非常的美丽，各色均有，不香，又高大。于是〔问〕他们：这是什么花？伊等说，“这是莺秀〔婴粟〕花”。我想：种这多做什？遍地都是，真果〔个〕是花花世界。再仔细看，那些人也不同，无论男女老少，均皆短衣赤脚，有的白面孔，黑衣或花纹衣，或黑面黑衣者，头上发髻也不一样，还有系短裙的，或耳上带数圈〔环〕，又大，颈上带圈，有佩的饰件极客气，也好看。他们都在山上或田里做事。我等修〔休〕息时，就问该地土着〔著〕者，他们是做什么的人？伊告诉我：他们总称名“苗子”。其中种类有百余种，或从衣服颜色上分别，皮肤白黑或发髻长短，耳颈上圈环等等分别，他们很富足，均能做事生产，比我们汉人强些。做许多致〔织〕花的氍毹，好看得很。还有各样花布，他们又会做生意，而且唱的好歌，会跳舞。不管那一种的，婚姻都是

自由，谓之对歌赶墟。我听着真有趣味。他们的小孩也好看，有的会说简断〔短〕汉语，我很爱他们。他们到比我们自由得多，不像我等受种种之束搏〔缚〕，没什生趣。有一天，到了站头，是两个大都会交界地点。我们住的是官驿，门前有两个大石狮，一个色黄向南，一个黑色向北。伊等说证所向之地多风或多雨之故。然而真的确实有可异之处。回忆以前于路上常常落着雨，最近风较往日是很大，常将轿顶揭去出。山虽重叠，却非常之秀丽。其居民言语也平稳。惟一种风习极坏：不说男女嗜亚〔鸦〕片烟，就是小孩也均吃。面貌慨俟灰黑，又瘦，两肩极高，目无神光，精神委靡〔靡〕，衣服邈邈，百务废弛，可惜大好河山。此其一大弊端也。峰岭高险，时而上极陡的坡，若置身半空，虚悬得可怕，俯视山下巉岩，飞瀑冲流，其声若雷。还走过一极长之铁炼〔链〕桥，两端在山峰，若虹然。其下则逆波冲崖转石，白浪滔涌如花，令人心胆诸〔俱〕折。还至一最险之处，轿不能行，道路在半山之中。我等均下轿，皆手挽铁炼〔链〕，一步步靠山漫漫〔慢慢〕的挪移，气息不敢深吸，眼睛不敢他视，真果〔个〕险到极处，至今回忆，心胆尤慄。大概〔概〕路上又走了廿余日，始到我父寓所。家人团聚，悲喜交集。我长这么大，才认识父亲。二兄与弟皆就父之门生读书，我则为一散仙矣。吾父素本爱女，加以暮年经此伤心之变，至于儿子则希望成名继业，不得不严，对我则放弃管束之责，视之若幼婴，以娱晚境。此时的我，经父之宠爱，其娇痴憨态的身价岂只增加十倍！此地气候非常之好。五月间，三姊夫入赘，极其热闹。可怜的我，长这大才穿着第一件浅绿色合身的新绸衣。这时我更加快乐活泼不过了，而且常常出外做客，和一班年纪相等小友玩耍，游湖哟，逛园子啊。到得八月，爷爷又署了事，合家又忙上路，吃请酒，清理行装。啊呀，这条路更险，山愈高，并且瘴气很利〔厉〕害。若在山下，则极热，上了山，须要穿两件棉衣。一个坡，有几十

里远。四无人烟，风俗简朴，地土寒苦，多蛮族，屋宇为土砌，上面盖的草，若平台，可以放物，又能行走，真好玩，走上跳下。人畜住下层，污秽到极点。床座均是土堆，气味各样俱有。我辈无知，到也不觉得，惟有母与三姊受窘。彼时姊夫回里赴考去了，我依旧与姊作伴。有一处人马须涉滩踏石而过，其水花如沸，吾轿已过，修〔休〕息岸边，忽闻人声嘈〔嘈〕杂，急视河流，则一马夫随波而没，殊深怜悯，为之悲哀。不日，又行经一极长之陂，名曰目朗陂，有卅里远，其险我的笔墨难述。惟鸟兽最多，鸚鵡孔雀若南方之鸦，随处均有。走了十余日，已至属地之官署。其署之职务人员欢迎，并至我等轿前殷勤慰问，请升轿休息。其规律之严肃，衣冠之整齐，鸣锣喝道，耀武扬威，好热闹啊！盖所谓帝国主义者，真不错。然而官职虽不大，衙署到很大。让出上房我们居。左手有花墙的走廊，由花墙内看见一孔雀，有极大之长尾，遍身五彩花纹，而尾上却金碧辉煌，一排排的圆眼，美丽哟！乖哟！什么画绣哟，不及远矣。我从没有看这们〔么〕好看的，看痴了半日，心中非常之欣羡。正有味时，顶上忽然一声“客来了！”把我吓一下好的。台〔抬〕头看，却是一只鸚哥，挂在廊前，他〔它〕的羽毛亦复不错，周身翠绿色，嘴红向内钩，眼沿亦红，其声娇碎明朗，直令我目眩神驰。三日后即达目的地。因前任之眷属住在上房，我们暂住右手之花厅，前任有少爷小姐，合着玩。我们是一班小神仙，大人等均有事，哪有闲时来管束？也没谁敢得罪我们。或有不知道的，自有那热心的小伙伴来当指导员。这个小队伍有六人，年龄相差不远，只弟弟小点。不怕衙署那们〔么〕大，就这三五日内，翻天踢井，无处不到。有天下午，游至一荒园，四周无人，只居中有一大五开间之厂〔敝〕厅，上下开有数扇窗子，而左右开门，里面惟乱〔烂〕座椅几张，别无他物，外面有大树数株，草满没径，比我们还要高。大家正嘻嘻哈哈玩得起劲，忽然由草里飞一石子打

来。弟弟性急，就骂，又一石子飞来，二兄亦动气骂，他们赶忙把我等拉走，悄悄的告诉我：打石子的是狐仙，莫惹他〔它〕。我心里想：狐仙是什么？喂，不要管他〔它〕，我只告诉爷爷就是。到晚上，见大人们无事时，将日间之事告诉妈妈。姊姊听了，说，“你们胆子好大！”妈妈再三嘱咐以下〔后〕莫去。第二天，父喊人打扫，把那荒地用牛一耕，种豆麦包谷。厅子命工匠修理，做考试文生之所。我常独自去玩，没一下声息了。兄与弟去读书，妈妈要我自己温习，有时跟着三姐学做花。夜间则承欢膝下，陪着爷爷谈白话或跳舞的玩，讲些笑话。没几时就到年边了。不幸的又生病睡在床上，爷爷自己开了药方要我吃。此时的曼，娇憨得真吃不进，一吃就要呕。爷爷非常作〔着〕急，向我说了许多好话，又搬出些珍品好玩零件给看，问我，你喜欢什么就把你玩。我免〔勉〕强笑着的看，拿了一个翠玉小鼻烟瓶，要了曾列入第二名的大理石插瓶，余下的些珠宝装饰品均不要，懒看得。只五七日，依旧好了。惟病中情景，一一记得如昨。头内晕眩，看各物要大数倍，似影戏样走动，胸口饱闷，每次一样，七日就好了，不消吃药，真真奇怪。

十一年〔1888〕

三姊丈来函：已考中亚元。爷爷非常得意，自夸眼力不错，将来前程远大。三姊亦喜形如〔于〕色。我父文案自理，教读请人，并兼书写，会计帐目归三姐管，妈妈自设小厨，任烹饪。事简形轻〔刑清〕，暇时种树劝农，课文考武，或寻古迹，觅幽壑。衙署本属靠城倚山，后面叫凤凰山，前为阳岭。东山靠署，山上行人历历在目；西山特高，半山有龙寺，寺内有龙洞，极其幽深，里面有溪水。传云：内有神龙，盘据〔踞〕峰颠，似与天相齐，出没隐见〔现〕。山腰时有五色彩云升拥〔涌〕。我常常一人默视，欣赏不已。兄等曾随父往游，云庙中亦有花草，距离不远，还有一石牌坊。每清晨我必至园厅吸收新鲜空气，远望